

南明盧若騰

詩歌風格研析

林俊宏*

危灘數十丈，瀉作轟雷響；
舟子熟操篙，視之平如掌。
涉險貴有備，此理良非廷；
如何同舟者，胡越分其黨？
唇舌費蜩蟬，肺腸盤蛇蟒；
帆樯任傾摧，棄置舵與槳。
倏忽遇風濤，胥溺葬萍漾；
哀哉行路難，去去將焉往？
澤畔強行吟，何人共慷慨？



摘要

明、清鼎革之際，一批心懷悲憤、志節忠烈的明遺臣，如吳鍾巒、徐孚遠、盧若騰、黃宗羲、沈光文、張煌言等人，在從事復明抗清運動的過程中，也留下了不少發抒其憂思愁緒、反映民情、可歌可誦的詩篇。本文試以盧若騰現存《留庵詩文集》(李怡來編)為範圍，依其人生經歷，分三階段說明盧氏創作的經緯；進而從時代性、藝術性和思想性三方面研析其詩歌的內涵，其詩風近於白居易，明暢易曉，且具諷諭的特徵。結論提出盧氏詩歌在南明及臺灣詩壇上應得到肯定的評價。

關鍵詞：南明、盧若騰、臺灣古典詩

一、緒言

從明崇禎17年〔1644・即清順治元年〕明思宗於煤山殉國起，到鄭克塽降清〔永曆37年・1683・即清康熙22年〕止的40年間，明室諸臣相繼擁立福王〔弘光〕於南京、唐王〔隆武〕於福州、桂王〔永曆〕於肇慶，建年號、延正朔，以號召民心，結合各方勢力抵抗強敵，圖謀恢復社稷。這段史實，通稱「南明」。¹

在南明抗清運動中，仁人志士顛沛流離，備嘗艱辛，甚或成仁就義的忠勇事蹟，史不絕書。而逢此天崩地坼、國破家亡之際，必有能文之士，掬其深感於衷之情，嘔心瀝血，發而為至性動人之詩。唐白居易〔772~846〕謂：「詩人多蹇厄」〔〈讀鄧魴詩〉〕，或即此道理。

* 林俊宏 永達技術學院講師

1 如孟森《明代史》第7章〈南明之顛沛〉〔臺北：中華叢書委員會，1957〕；鄧明炎《明代之建國及其興亡》第9章〈南明之復國運動〉〔臺北：天山出版社，1976〕；毛一波《南明史談》〔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70〕；謝國楨《南明史略》〔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57〕等。

黃宗羲〔1610~1695〕在《海外慟哭記》一書前言中，記魯王〔朱以海〕監國駐驛舟山時，諸臣藉詩抒情的緣由，他說：²

在海上，與諸臣無所事事，則相徵逐而為詩。諸臣唯吳鍾巒、張肯堂故以詩名，其他雖未嘗為詩者，愁苦之極，景物相觸，信筆成什，李向中之悲壯；朱養時、林瑛之淡遠；劉沂春感時之篇；沈宸荃思親之作；上聞亦時一和之。……謂諸臣之詩，即起杜甫為之，亦未有以相過也。豈天下擾擾多杜甫哉？甫所遇之時、所歷之境，未有諸臣萬分之一。諸臣即才不及甫，而愁苦過之，適相當也。

黃宗羲謂當時禮部尚書常州吳鍾巒〔1577~1651〕、東閣大學士松江張肯堂〔？~1651〕等人的作品，即使杜甫〔712~770〕也未必寫得出來。如此持論而推崇魯王諸臣的詩，或許非十分洽切。然依情理而言，他們歷經了不同尋常的「時、境」，愁苦至極，雖不是刻意創作，也可能吟出扣人心弦、流傳千古的詩篇。何況當時除了黃宗羲所述諸人外，他如徐孚遠〔1599~1665〕、盧若騰〔1600~1664〕、沈光文〔1612~1688〕、張煌言〔1620~1664〕等明遺民的詩作意境，各具特色，³因此，若將他們表達深刻感受的作品略而不論，任其淹沒而不彰，可謂為明代〔或南明〕詩歌研究上的一項缺憾！

我們檢視清代學者編纂明詩選集諸書，如錢謙益〔1582~1664〕編明詩總集《列朝詩集》，計收錄二千位詩人的詩，卻沒有列入忠烈及抱節不屈的詩

2 黃宗羲《海外慟哭記》，頁1。

3 徐孚遠著《釣璜堂詩集》，連橫說：「閩公之詩，大都眷懷君國，獨抱忠貞，雖在流離顛沛之時，仍寓溫柔敦厚之意；人格之高，詩品之正，足立典型。」《臺灣詩乘》卷1，頁11。盧若騰著《島噫詩》等；沈光文著《沈光文全集》，全祖望謂：「海東文獻，推為初祖」。張煌言著《張蒼水詩文集》，福本雅一〈明詩文〉謂：張煌言詩有「艱苦鍛鍊，擊胸痛切」的風格，為明末詩壇代表人物之一。鈴木修次等編《文學史》，頁286。



人作品。因此，顧炎武〔1613~1682〕等編《啟禎兩朝遺詩》，輯天啟、崇禎兩朝遺詩，補錢氏所編詩集的不足。後來朱彝尊〔1629~1709〕編有《明詩綜》，選錄洪武到崇禎〔1368~1644〕277年間，凡340餘家詩；又沈德潛〔1673~1769〕等編選《明詩別裁集》，收錄340人的千餘首詩。然而，二書都忽略了南明40年間諸詩人的作品。民國毛一波有鑑於此，故發表〈南明遺詩錄〉一文⁴，補足上述諸書欠缺的部份。不過，毛氏僅輯其詩，至於南明遺民詩歌的風格、特色等，則有待我們加以詮釋。

在南明詩人群中，我們選擇盧若騰的詩歌來討論。其作品或因戎馬倥傯、遷徙流離，甚至遭祝融光顧而散佚。⁵加上他的經濟一直不寬裕，生活困窘，故盧氏生前並未將詩文編輯問世。道光年間〔1821~1850〕，同邑林樹梅〔1808~1851〕為他輯校了《島噫詩》1卷、《島居隨錄》2卷等書付梓，⁶使其著作得以流傳後世。到1921年，連橫〔1878~1936〕撰《臺灣詩乘》，才首次評論他的作品及參與的詩社活動。⁷

1959年陳陞章、陳漢光合撰〈盧若騰之詩文〉，輯其詩31首及奏疏17篇，這是輯錄盧氏作品的第一篇專論。⁸次年，陳漢光撰〈盧若騰詩輯注〉，

4 毛一波〈南明遺詩錄〉，《臺灣文獻》13：2，頁104~109。

5 盧若騰〈焚餘小引〉說：「余數椽之居，並前人遺書數簏，倏忽煨燼。家人掃除之次，見故紙一帙未毀，取以呈余，則余舊作若干首也。」《留庵詩文集》卷下，頁98。

6 林樹梅〈乙酉侍任澎湖，丙戌冬言歸，賦誌別〉（五律）4首之4，自注云：「余在澎訪得盧牧洲先生遺文數冊。」「乙酉、丙戌」為道光5、6年〔1825、6〕，諸家《臺灣詩鈔》〈二〉，頁65。林豪《澎湖廳志》卷10：「林樹梅，……在澎時搜羅鄉先進盧牧洲遺書數種刊行之。」又卷12：「金門林瘦雲，從曠代百餘年後，搜得其遺書數種，重校《島噫詩》一卷、《島居隨錄》二卷刻之，惜散軼者尚多耳。」頁253、379。羅聯棠於道光辛卯〔1831〕撰〈島居隨錄序〉曰：「林子瘦雲，個儻而嗜古，得先生《島居隨錄》，寶同拱璧，顧不欲私為枕秘，將以壽諸梨棗。」李怡來編《留庵詩文集》附，頁14。

7 連橫《臺灣詩乘》卷1，頁11、13。

8 陳陞章、陳漢光〈盧若騰之詩文〉，《臺灣文獻》10：1，頁65~69。

凡蒐羅了140首詩，依盧氏《島噫詩》體例，分為五古、七古、五律、七律4大類，按年代排列加註。⁹ 1967年，盧嘉興撰〈『有明自許先生』盧若騰〉，記敘盧氏的時代背景、生平事蹟，並引其詩作說明。¹⁰ 以上3篇論文，都偏重於盧詩的輯佚及相關史事的外緣探討而已，尚未研析詩的內在意涵。到1969年，李怡來摭錄志書文獻中所收盧氏詩文，去其重複，編為《留庵詩文集》，計收詩143首、文46篇。¹¹ 目前以此詩集較完整。1970年，吳言撰〈盧若騰的澎湖詩〉，辨正一般認為盧氏所作〈澎湖〉〔七律2首〕、〈金雞曉霞〉〔七律〕和〈澎湖文石歌〉〔七古〕凡4首詩，實為錢琦〔1704~?〕的作品。¹² 1970年，臺灣銀行經研室輯《臺灣詩鈔》，收錄盧氏詩歌23首。¹³ 1971年，陳漢光編《臺灣詩錄》，選錄盧氏具代表性的詩29首。¹⁴ 1983年，廖雪蘭《臺灣詩史》將盧氏列在第3章「明鄭時期之詩」，與徐孚遠、王忠孝〔?~1667〕、張煌言等人相提並論，才肯定他在臺灣文學史上的地位。¹⁵ 然而1988年，許淑敏撰〈南明遺民詩集敘錄〉，不知何故，竟未敘錄盧氏的《島噫詩》等著作。¹⁶

9 陳漢光〈盧若騰詩輯注〉，《臺灣文獻》11：3，頁53~73。

10 盧嘉興〈『有明自許先生』盧若騰〉，《古今談》30，頁10~19。

11 李怡來編《留庵詩文集》，金門縣文獻委員會，1969，凡120頁。

12 吳言〈盧若騰的澎湖詩〉，中央日報副刊，10月29日。參見林豪《澎湖廳志稿》卷15〈藝文〉收錄這4首澎湖詩，作者署名為「國朝福建布政使錢琦」，頁542~543。

13 臺灣銀行經研室編《臺灣詩鈔》卷1，頁16~25。

14 陳漢光《臺灣詩錄》第3卷，頁71~88。

15 廖雪蘭《臺灣詩史》第3章第3節，頁78~80。

16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988。



二、本論

〈一〉盧若騰一生寫照

盧若騰〔1600~1664〕字閑之，一字海韻，號牧洲，又號留庵。明福建同安賢聚(今金門賢厝村)人。早年埋首舉業，師事熊汝霖〔?~1648〕、曾櫻〔?~1651〕，又在明理博雅的祖父盧一桂之啟迪及母親卓氏的教誨下，讀經習史，循序漸進，奠定紮實的學問基礎。初並不得志，至崇禎9年丙子〔1636〕考上舉人。13年庚辰〔1640〕登進士第，年已41。中年才步入仕途的他，兢兢業業，為人耿直，於兵部主事任內，不畏權勢，屢次上疏糾舉督師湖廣的楊嗣昌、定西侯蔣惟祿、兵備道田國興等人的缺失，當時輿論贊譽有加。¹⁷ 然而，因為得罪當道者，於崇禎15年〔1642〕外遷浙江布政使司左參議，分司寧紹巡海兵備道。他仍一本初衷，潔己愛民，興利革弊，頗有政聲，故當地百姓尊稱之為「盧菩薩」。¹⁸

甲申〔1644〕之變，北京失陷，盧氏憂憤填膺，因而致疾，臥床數月。同年5月，福王命他為巡撫鳳陽等處右僉都御史，上疏請辭，未獲准。次年，於赴任途中，又聞南都(今南京)之變起，因而循原路返閩。盧氏眼見清軍節節逼近，群臣卻紛爭不已，禦敵束手無策，感慨之深無以復加！這段期間，他寫下4首詩以明志。如〈題太保廟壁〉(五古)詩云：¹⁹

17 李怡來編《留庵詩文集》卷下〈參督輔楊嗣昌疏〉、〈參內使田國興疏〉，頁50~53。又，翁洲老民《海東逸史》卷18〈遺民·盧若騰〉贊美其作風說：「剔奸弊、抑勢豪，風裁凜然。」頁121。

18 林焜燿《金門志》卷10，頁262。林豪《澎湖廳志》卷7，頁251。

19 李怡來編《留庵詩文集》卷上，頁4。另外3首：〈乙酉春，病中友人招憩寶月庵，即席次舊韻〉(五律)、〈乙酉孟夏將赴中都，次大橫驛諸公韻〉(七律)、〈乙酉仲夏舟次錢塘，邂逅田儒雋年丈，周旋數日，聞南都之變，悲而有賦，奉呈為別〉(七律)，同書頁38、42。

危灘數十丈，瀉作轟雷響；舟子熟操篙，視之平如掌。涉險貴有備，此理良非廷；如何同舟者，胡越分其黨？唇舌費蜩蟬，肺腸盤蛇蟒；帆檣任傾摧，棄置舵與槳。倏忽遇風濤，胥溺葬萍藻；哀哉行路難，去去將焉往？澤畔強行吟，何人共慷慨？

首聯「危灘」，指閩江上游南平縣之黯淡灘，水勢湍急。本詩以險灘行舟為喻，申明國難當前，應同舟共濟才能渡過考驗的道理。最後不禁慨嘆「行路難」（白居易語），擔心國家發展的困境；並引「行吟澤畔」《楚辭·漁父》的屈原〔前343~前277？〕自比，抒發其憂國情懷。

隆武元年〔1645〕8月，唐王任命盧氏為巡撫浙東都御史。然而，因為當時魯王在紹興稱監國，唐王、魯王的閩、浙之爭日熾，相互猜忌內鬥，導致事權不一，人心渙散，所以，盧若騰深嘆有志難伸。次年，紹興師潰，清兵攻溫州；盧氏竭力守平陽，終因糧盡援絕而敗。他曾上疏自劾。²⁰ 同年11月，隨鄭彩奉監國魯王到鷺門（即中左所，今廈門）。永曆元年〔1647〕，盧氏糾集郭大河、傅象晉等志士，在曷山舉兵圖謀恢復明室，即「望山之師」。

²¹ 當時，可能因地處偏僻，無法與顧炎武、張煌言等人所領導的反清勢力連絡，爭取支援，終致人單勢弱糧盡而失敗。

從此，盧氏隱居故里，讀書著述，上自天文地理，下及蟲魚花草；也品藻古人，為節烈立傳；宏通博雅，鉅細靡遺。²² 時而與友朋登山、品茗、吟詩

20 盧若騰〈糧盡援絕危疆不保泣陳失事緣由仰請聖明處分疏〉，《留庵詩文集》卷下，頁65~66。

21 盧若騰〈上永曆皇帝疏〉，《留庵詩文集》卷下，頁67~68。

22 盧若騰的著述：《留庵文集》18卷（現存15卷，末3卷散佚）、《留庵詩集》2卷、《島噫詩》1卷、《浯洲節烈傳》（佚）、《方輿互考》40卷（殘）、《與耕堂值筆》7卷、《與耕堂學字》（佚）、《島居隨錄》6卷（新興書局刊《小說筆記大觀》所收者，為2卷節本）、《與耕堂印擬》（佚）、《島上閒情偶寄》（佚）等10種。



唱和，寄情於大自然。²³ 他也加入徐孚遠等人所組成的「海外幾社」，參與活動。如全祖望〈陳光祿傳〉記載說：「及在島上，徐公孚遠有海外幾社之集」。²⁴ 陳光祿係盧氏好友之一，島上指金門。又，連橫《台灣詩乘》謂：²⁵

(徐)闇公寓居海上，曾與張尚書煌言、盧尚書若騰、沈都御史佺期、曹都御史從龍、陳光祿士京為詩社，互相唱和，時稱『海外幾社六子』，而闇公為之領袖。

也記載其事。而徐孚遠於崇禎2年〔1629〕，曾與夏允彝〔？~1645〕、陳子龍〔1608~1647〕等人組織過「幾社」。²⁶ 該社主要是受到顧憲成等東林黨講學風氣的影響而成立的。因之，徐氏在金門成立「海外幾社」，可謂上承東林黨的精神。當時，張溥〔1601~1640〕、楊廷樞〔？~1647〕等人在蘇州組織的「復社」，也是承襲東林黨精神，從事反清復明運動。復社在閩領袖黃道周〔1585~1646〕後來殉節於徽州，其不屈的精神由門人沈光文引而繼之，傳入臺灣。盧若騰與黃氏、沈氏師生2人經常以道義相砥礪，也有書信、詩歌唱和往來切磋。²⁷ 盧氏和幾社、復社的成員都有接觸，同氣相應，故可以說他間接得到東林黨節義的感召。唯有掌握盧氏這一理念根源，才能真正了解他投身復明運動的精神層面，以及藉以言志之詩作的本義。

永曆9年〔1655〕，鄭成功〔1624~1662〕改廈門為思明州，設儲賢、育胄二館，禮遇明朝避地諸臣。徐孚遠、王忠孝、盧若騰、沈佺期〔1608~

23 洪旭〈王忠孝傳〉記載：「後移居浯島，住賢厝村，日與盧若騰、華亭徐孚遠、沈佺期及余數人，揚榷古今，校訂書史，有終焉之意。」提及盧氏與友人交往的情形。《惠安王忠孝公全集》附錄，頁260。

24 全祖望《鮚埼亭集》卷27，頁338。

25 連橫《台灣詩乘》卷1，頁11。

26 陳乃乾、陳洙輯《明徐闇公先生孚遠年譜》頁8。

27 盧若騰〈復黃石齋督師書〉（附黃石齋來書），《留庵詩文集》卷下，頁71~73；又，沈光文〈盧司馬惠朱薯賦謝〉詩，《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》上編，頁9。

1682〕等人均投效在鄭氏幕下。15年〔1661〕3月，鄭成功東征臺灣，趕走荷蘭人後，改臺灣為東都。但是，盧氏與張煌言一樣，不贊同鄭氏的做法。所以，曾作〈東都行有序〉〔五古〕1首，描寫他所耳聞有關臺灣的種種情形，並表示其意見。詩云：²⁸

……浯島老杞人，聽此憂惻惻；到處逢殺運，何時見息兵？天意雖難測，人謀自匪輕；苟能圖匡復，豈必務遠征？

自謂為憂國憂民的老杞人，不忍見戰事又起。強調應以匡復明朝為要務，謀定而動，反對遠征臺灣，分散力量。

永曆16年〔1662〕，鄭成功病逝臺灣。其子鄭經繼立，仍奉明永曆年號。次年，清軍攻金門、廈門。18年〔1664〕，盧氏見故鄉淪陷，憂憤傷心，不得已而偕王忠孝、沈佺期等人隨寧靖王(朱術桂)渡臺避難。途中他身體不適，要求在澎湖上陸休養就醫。林豪〔1831~1918〕說：「自明末金門盧牧洲尚書流寓至澎，而澎湖始有名流蹤跡。」²⁹ 同年3月初4日病逝，享年65。³⁰ 臨終猶以明臣自居，保持其讀書人矢志如一的本色，遺命題其墓曰：

28 李怡來編《留庵詩文集》卷上，頁12。

29 林豪《澎湖廳志》卷11〈舊事〉，頁379。

30 盧氏病逝的日期，各家記載不同，江日昇《臺灣外記》卷之6曰：「三月初二日，盧若騰至澎湖，有微恙，不二日死。」謂三月初四日逝世，頁231。而林焜燿《金門志》卷10記載盧氏臨終時的情景曰：「至澎湖病亟，夢黃衣神持刺來謁。忽問今是何日？侍者以三月十九對，矍然曰：『是先帝殉難之日也。』一慟而絕。」謂逝於三月十九日，頁264。林豪《澎湖廳志稿》卷1附考曰：「盧尚書，……全謝山為作祠堂碑文，稱其深入東寧。《臺灣府志》謂其遯跡澎湖。考《外史》尚書至澎湖，病，不二日死，遺命題墓曰『自許先生』。蓋志書以未曾至臺，故疑遯跡；謝山以澎統於臺，故渾言深入，得《外史》而釐然矣。」頁41。查志稿〈徵引書目〉(頁5)，《外史》應為江日昇《臺灣外記》的略稱。由此可知，林豪採信江氏所記盧氏逝世的日期。又，江日昇《臺灣外記》卷之6曰：「經同洪旭、楊祥等初六夜放洋。初七日午，到澎湖。聞鄉紳盧若騰死，親往哭祭。」謂鄭經於三月初七日到澎湖時，親往祭拜盧氏，頁231。蔡平立《增訂新編澎湖通史》卷5也記載：「永曆十八年〔1664〕三月，鄭經放棄銅山，退守東寧。……初七到澎湖。……聞盧若騰之死，非常悲哀，親往哭祭，厚賜成葬於太武山。」頁157。依上列諸說，本文採盧氏於三月初四日病逝澎湖之說。



「有明自許先生」，安葬於太武山麓(今湖西鄉)。³¹ 於永曆37年〔1683，即康熙22年〕，才由其獨子盧饒研遷葬金門故里。後來配祀澎湖文石書院朱子祠及金門朱子祠等。³² 清江日昇〈弔盧若騰〉(七律)詩云：³³

世外孤崖托老身，從來自許漢朝臣；十年後死非無意，三代完名信有真。

避地寧為浮海計，絕周不作採薇人；殘黎在在同聲哭，想像閒時舊角巾。

首聯「世外孤崖」，指盧氏晚年被時勢所逼，離開家園而病逝澎湖，不得葉落歸故鄉！頷聯「三代」，指南明弘光、隆武、永曆三朝。詩中推崇他一生以明臣自許，始終不變的完美人格。1920年左右，林景仁〔1893~1940〕〈詠史三十首〉16〈盧若騰〉詩云：³⁴

霜台御史玉堂仙，大筆如椽疏百篇；聘卻金陵知馬、阮，名傾燕闕懾楊、田。殉城早已拚孤注，捧土猶思塞逝川；太武山前寒食節，殘碑誰訪「有明」年？

提綱挈領，綜述其風情豪邁的生平事蹟，末聯則為其身後的孤寂情境而輕喟！

〈二〉盧若騰詩歌分期

如第一節緒言所述，盧若騰的詩歌以李怡來編《留庵詩文集》較全。茲依此集，按其一生經歷，分三階段來說明盧氏詩風轉變的軌跡。

第一階段〔1600~1639〕

31 林豪《澎湖廳志》卷7、11均謂盧氏「葬太武山上。」頁253、465。不過，林氏《澎湖廳志稿》卷1則記載盧氏葬於太武山南，頁25。連橫《臺灣詩乘》說：「(盧氏)因寓太武山麓，遂卒於此。」頁13。採後者的說法。

32 林豪《澎湖廳志》卷12，頁382。

33 江日昇《臺灣外記》卷之6，頁231。

34 林景仁《東寧草》，《臺灣詩鈔》卷16，頁276。

盧氏在人生前半段40年的生涯，致力學習制義，參加科舉考試，今詩集中所收錄這階段的詩作不多。試舉佳者，如崇禎2年〔1629〕7月，同窗好友不幸被海寇殺害，悲痛之餘吟了〈哭許雲衢、夢梁二庠友遇害〉（五律）追悼他們，詩云：³⁵

……血化城頭碧，愁連海角雲；哭君還仰笑，天道總紛紜。

引用《莊子·外物》萇弘的傳說，謂他們2人的鮮血已化為城壁上之碧玉，推崇其忠誠的表現；而他心中的憂愁，與海角的雲連結在一塊，擴大詩的空間性，增加愁的廣度，表達珍惜友誼的情懷。

又，崇禎8年〔1635〕重陽節登高，曾作〈乙亥九日偕諸同社登嘯臥亭，還飲寶月庵，題壁〉（五律），詩云：³⁶

海峰高絕處，偏愛路逶迤；地僻無雞犬，秋深老薜蘿。亭供嘯臥闊，社結清狂多；不待白衣送，釀尊定放歌。

寶月庵位於舊金門城外，負城面海，旁有大石如盤，即嘯臥亭。本詩有肆意詩酒、放曠自然之意。當時，或許是連鄉試都尚未如願，瞻望未來，油然而興仕宦之路遙遠之歎！

第二階段〔1640~1647〕

崇禎13年〔1640〕起，盧若騰在北京任職。因個性正直，不輕易妥協的作風，得罪了官場中人。2年後〔1642〕，外調到浙江，7月底啟程，沿水路南下，途中吟詠〈壬午季秋之任浙海，黃河曉發，次黃泰階韻〉（五律），詩云：³⁷

35 李怡來編《留庵詩文集》卷上，頁35。

36 李怡來編《留庵詩文集》卷上，頁36。

37 同注36。



曉發黃河曲，蓬窗月正明；勞人圓枕覺，貧宦小舫輕。隔夜風雲態，
近村雞犬聲；怒濤憑偶爾，夷險適吾情。

他雖被排擠外放，卻從不怨天尤人。藉途中所見之景以抒情，官場險惡的「風雲」、「怒濤」，在他而言，已雨過天青。又聞「近村雞犬聲」，倍覺周遭非常寧靜，就像他坦然赴任的心境。

但是，甲申之變使他身心受到沉重的打擊，只好回閩休養。次年〔1645〕5月，盧氏在錢塘聽到南京被清兵攻下的消息，立即作〈乙酉仲夏舟次錢塘、邂逅田孺嵩年丈，周旋數日，聞南都之變，悲而有賦，奉呈為別〉（七律），詩云：³⁸

邂逅胥江足勝遊，那堪忽報怒濤秋；連年國破羞青史，此日傷心易白頭。
半壁撐持驚再誤，兩京剝復望同仇；定須江左夷吾出，高展中興第一籌。

對南明勢力日益衰微，而憂心忡忡，殷望有位如管仲老成謀國的智者出現，運籌帷幄，以圖恢復明朝。

在8年任官期間，始則孜孜矻矻，在其位而謀其政，或譽或謗；終則因時運不濟，而連遭挫敗，徒呼奈何！其憂心國事，不甘坐視國破家亡，而思有所作為的心路歷程，充分流露在這階段的詩中。

第三階段（1648~1664）

盧氏回到故鄉後，經常與王忠孝、沈佺期、沈光文、張煌言等人保持連絡，國事一日不敢或忘。嘗有詩云：³⁹

生民亂未已，豈獨憂田園？戚戚懷悲憫，孤情孰與言！

38 李怡來編《留庵詩文集》卷上，頁42。

39 盧若騰〈小寒日大雷雨〉（五古）詩句，李怡來編《留庵詩文集》卷上，頁4。

流露出人飢己飢、人溺己溺的情懷，一路走來，即使始終無人理解賞識而不慍，亦堅持到底不改其志。

永曆5年〔1651〕魯王經廈門，移居金門。盧氏執禮甚恭，偶而有詩唱和，如〈即韻奉和魯王初伏喜雨〉（五律）、〈恭瞻魯王『漢影雲根』石刻〉（七律）等。10年〔1656〕春，魯王不願久寓金門而徙居南澳時，盧氏作了和詩〈魯王將入粵，賜詩留別，次韻奉呈〉（五律）送別。15年〔1661〕，作〈辛丑仲夏恭賀魯王千秋〉（七律）一首賀詩。次年（1662），又值魯王45歲誕辰，則賦〈泰山高〉（七古）詩祝賀。由以上諸詩，⁴⁰足以說明盧氏雖處亂世逆境，對魯王猶敬謹為懷，恪守禮節，表現士人的風範。

他曾作〈次韻酬張玄箸〉（七律），詩云：⁴¹

會見中興績業新，為君屈指數奇人；不教胡虜天同戴，羞效楚囚淚滿巾。

名世精神侔海嶽，元勳地位配星辰；留侯應悔少年事，力士相從便擊秦。

對時任魯王兵部右侍郎的張煌言贊譽有加，厚寄復明的新希望。所以，當鄭成功發兵攻取東番（指臺灣），議開墾立國時，盧氏頗不以為然。如他所作〈東都行〉（五古）、〈海東屯卒歌〉（七古）、〈石尤風〉（七古）、〈長蛇篇〉（七古）等詩，⁴²都是聽隨鄭軍赴臺灣的人返回金門後，描述東番生活環境惡劣，不適居住等情形，悲天憫人，發而為詩，來反映民情的。

況且南明連年征戰，哀鴻遍野，兵疲民困，朝野無不亟盼能休養生息。如此，若再征調百姓遠赴東番拓荒開墾，無異草菅人命，置百姓生死於不顧。所以，盧氏以人民之苦為苦，以人民之憂為憂，反對鄭成功實施的據臺抗清策略。

40 以上諸詩，參見李怡來編《留庵詩文集》卷上，頁33、39、40、47、48。

41 李怡來編《留庵詩文集》卷上，頁45。

42 以上諸詩，參見李怡來編《留庵詩文集》卷上，頁12、32、33。



在休閒方面，盧氏暇時則偕友朋登山吟詩，寄情大自然。如永曆15年〔1661〕冬閏10月，他接受洪鐘特姻丈之邀，與王忠孝、諸葛士年遊太武海印巖，訪泉品茗，賦詩云：⁴³

勝賞雖遲猶小春，同遊況復有芳鄰；不深花木枝枝秀，無大洞天曲曲新。

泉故噴香迎茗客，石爭呈面訪詩人；雨奇晴好都經眼，澆盡世間萬斛塵。

末聯原注：「時久旱喜雨，旋即晴霽」，藉天氣晴雨之變化，喻人生境遇的順逆，歷鍊既多，心胸自然曠達。

以上所述盧氏創作的三階段，隨著生活、任職、隱居故里等外在環境的變遷，其詩的內容及風格也呈現出不同的面貌。第一階段留存的作品很少，尚帶有個人不得志的愁緒。第二階段，面臨家國多災多難的衝擊，心情激憤，於是多方奔波，圖謀拯救社稷，因而未遑靜下心來寫詩。第三階段，回到故鄉後，於關心國事之餘，積極地從事詩歌之創作，較具特色。雖然，他曾謙虛的說：⁴⁴

余島居以來，雖屢有感觸吟詠，未嘗作詩觀，未嘗作詩想。如病者之呻，哀者之哭，噫氣而已。

不過，其本諸真性情，直抒所思所感——「噫氣」的詩，正反映出他心靈的脈動和時代變動軌轍的痕跡。

〈三〉盧若騰詩歌的特色

1.時代性

文學是環境的產物。盧氏身經明朝衰亡，曾親自領軍抗清，也見到南明各

43 盧若騰〈遊太武巖〉，李怡來編《留庵詩文集》卷上，頁48。

44 盧若騰《島噫詩》小引，頁3。

藩王、諸臣爭權奪利的作為及社會混亂、民生塗炭的景況，不禁將蘊諸內的憂愁、痛心、憤怒之情，吟哦成詩，無論記事、題壁、送別、哀悼或紀遊，都是感觸深刻、嘔心瀝血的結晶。例如：〈老乞翁〉（五古）、〈避氛南澳城中有虎〉（五古）、〈殉衣篇〉（七古）、〈蕃薯謠〉（七古）等詩，可謂一幅幅生民塗炭哀號圖，寫下悲壯的時代見證。〈老乞翁〉（五古）詩云：⁴⁵

老翁號乞喧，手攜幼稚孫；問渠來何許，哽咽不能言。久之拭淚訴，
世居瀕海村；義師與狂虜，抄掠每更番。一掠無衣穀，再掠無雞豚；
甚至焚室宇，豈但毀籬藩。時俘男女去，索賂贖驚魂；倍息貸富戶，
減價鬻田園。幸得完骨肉，何暇計饕餐？彼此賦役重，名色並雜繁。
苦為兩姑婦，莫肯念疲奔；朝方脫繫圍，夕已呼在門。株守供敲朴，
殘喘豈能存？舉家遠逃徙，秋蓬不戀根。渡海事行乞，冀可活晨昏；
我聽老翁語，五內痛煩冤！人乃禽獸等，弱肉而強吞；出師律不肅，
牧民法不尊。縱無惻隱心，因果亦宜論；年來生殺報，皎皎如朝暉。
胡為自作孽，空負天地恩？

描述一位老翁帶著稚齡孫兒，從廈門渡海到金門行乞討生活，哭訴苦難的遭遇。老乞翁的一聲聲冤、一滴滴淚，不絕如縷地迴盪天地間。全首押平聲鼻音「元」韻(n)，一韻到底，以低沉的音調表達受難的悲情。這首詩反映了鄭軍和清軍軍律都不嚴，到處劫掠財物；又徵收苛捐重賦，逼得老百姓無以維生，甚至捨棄家產，舉家遠逃的悲慘處境。較諸白居易〈賣炭翁〉〔七古〕詩的淒苦與無奈，實有過之而無不及。又〈殉衣篇——為許爾繩妻洪氏作〉〔七古〕詩云：⁴⁶

45 李怡來編《留庵詩文集》卷上，頁10~11。

46 李怡來編《留庵詩文集》卷上，頁31~32。



妾為君家數月婦，君輕別妾出門走；從軍遠涉大海東，向妾叮嚀代將母。
妾事姑嫜如事君，操作承歡毫不苟；驚聞海東水土惡，征人疾疫十而九。
猶望謠傳事未真，豈意君訃播人口；茫茫白浪拍天浮，誰為負骨歸邱首？
君骨不歸君衣存，攬衣招魂君知否？妾惟一死堪報君，那能隨姑長織罽？
死怨君骨不同埋，死願君衣永相守；骨可灰兮怨不灰，衣可朽兮願不朽。
妾怨妾願只如此，節烈聲名妾何有？

本詩描述鄭軍記室許爾繩來臺後不幸病逝，妻洪和決心殉夫的始末，⁴⁷ 語語傷悲，句句哀情，令人讀後為之心酸不已，可與古今多少節婦留下可歌可泣的事蹟相媲美。詩中藉許妻口吻的白描手法，未用典故，更覺逼真自然。如「攬衣招魂君知否？」是多麼沉痛的問語！又以「死怨……、死願……、骨可……、衣可……。」四句重迭錯綜的句法，襯托出許妻沉重的心境。特別是巧用同音字「怨」、「願」來貫穿，強調骨雖成灰，而「怨不灰」；衣雖腐朽，而「願不朽」。夫婦愛的契合生則比翼連理，死則同穴共埋。如今兩者均不可得，埋怨之餘，衷心祈求伴衣如伴夫，誓願九泉之下永相廝守。是一首足以傳世的夫妻深情詩篇。

還有〈抱兒行〉(七古)、〈田婦泣〉(七古)等，都是當時社會生活的寫實詩，具有深遠的時代意義。

另外，盧氏雖非為記史而吟詩，然而，有些敘事詩成了珍貴的參考史料。例如〈神霧〉(七古)詩云：⁴⁸

辛卯三月朔，胡騎躡禾山。……滄溟不可到，模糊煙靄間。援兵次第集，神霧始飛還。……若非騰蛇挾霧遊，全島生靈化白骨。……安得學成張楷、裴優之奇術？晏然高臥孤島中。

47 金門縣文獻會編《金門縣誌》卷8〈列女傳〉，頁583。

48 李怡來編《留庵詩文集》卷上，頁26~27。

描寫永曆5年〔1651〕3月朔，清軍攻陷廈門，乘勝進窺金門時，忽然四周如「騰蛇挾霧遊」般籠罩大霧，咫尺不見人，清軍無法前進，援兵到達後，霧始散去，水師單弱的金門因得保全的事件。⁴⁹ 又〈丙申三月初六日大風覆虜〉(五古)詩云：⁵⁰

雖有千萬卒，不如一刻風。……風勁而殲敵，一刻成奇功。……隊隊舳艫接，打斷似飛蓬。……謂宜奮天意，開誠兼布公。苟不救水火，發憤難為雄。

描寫永曆10年〔1656〕三月初六日，清海軍來襲，鄭軍迎戰，出人意表的刮起大風，清軍船斷碇壞，飄散沉沒，覆溺幾盡，殘兵乞降的情景。⁵¹ 這兩首詩記載了金門先後兩次均幸賴大風大霧而避免清軍的攻打，⁵² 可作為考證史事的參考。

又，〈烏鬼〉(七古)詩云：⁵³

烏鬼烏肉烏骨骼，鬚髮旋捲雙眼碧；慣沒鹹水啖魚蝦，腥臊直觸人鼻噀。
汎海商夷掠將來，逼令火食充廝役；輾轉鬻入中華土，得居時貴之肘腋。
……

描寫的「烏鬼」，可能是廈門沿海一帶，由於「汎海商夷掠將來」的黑人吧！在明、清詩中，提到烏鬼的似乎不多，故本詩頗具參考價值。

49 金門縣立社教館編《金門縣志》卷9〈兵事志〉，頁1219。

50 李怡來編《留庵詩文集》卷上，頁9。

51 金門縣立社教館編《金門縣志》卷9〈兵事志〉，頁1219。

52 盧若騰〈重建太武巖寺碑記〉說：「辛卯三月三日之霧，丙申三月六日之風，變而俄頃，出人望表，雖云天意，亦藉山靈。」李怡來編《留庵詩文集》卷下，頁115~116。

53 李怡來編《留庵詩文集》卷上，頁20。



2. 藝術性

盧氏於〈蘇行堯詩集見示兼有贈言，次韻酬之〉(五古)詩中謂：「論詩與論人，不做兩樣評；一往無蹈襲，此為吾所憑。」在〈文章〉(五古)詩中也說：「文章自有神，立言貴創獲。」⁵⁴ 其強調文學作品應擺脫因襲，樹立自己的格調。試觀他所作的詩歌，抒情敘事，均憑著靈活的語言，表現得很出色，無空疏、矯情做作之感。如盧氏為許初娘而作的〈哀烈歌〉〔七古〕詩云：⁵⁵

哀矣乎，哀婦烈。烈婦之操霜比潔，烈婦之骨堅於鐵；烈婦之冤天地愁，鬼神環視皆泣血。幼承閨訓本儒風，長遵禮義無玷缺；結髮嫁得名家子，有志四方遠離別。別婿歸寧依父母，晨夕女紅忘疲沓；世亂窮鄉靡安居，豪家攬入爭巢穴。瞥見如花似玉人，多銜金珠買歡悅；不成歡悅反成嗔，羅敷有夫詞決絕。夜深豪客強相逼，拒戶罵賊聲不輟；一時喧譁鄰里驚，客翻賴主勾盜竊。舉家拷掠無完膚，女呼父母從茲訣；我死必訴上帝知，莫患仇家怨不雪。千菴萬楮不乞憐，甘心玉碎花摧折；哀矣乎，哀婦烈。夫婿歸來訟婦冤，婦冤不白夫縲絏；道路有口官不聞，半畏豪威半附熱。我欲伐下山頭十丈石，表章正氣勒碑碣；我欲磨礪匣中三尺劍，反縛凶人細磔剝。時當有待志未伸，慷慨獻歌一闕。哀矣乎！哀婦烈！

描述永曆9年〔1655〕秋，後浦許文衡女初娘不甘受侮，慘遭仗勢欺人的無賴鄭纘緒設計陷害而亡的節烈事蹟。⁵⁶ 首先以2個譬喻排比成句，連鬼神也為其堅守貞節的表現而泣血！給人強有力的震撼感，具深刻的誇飾效果。接著鋪

54 李怡來編《留庵詩文集》卷上，頁5、1。

55 李怡來編《留庵詩文集》卷上，頁29~30。

56 金門縣立社教館編《金門縣誌》卷12〈人物志〉，頁1536。

敘其幼承庭訓，長而賢淑，婚姻美滿，卻不幸地遭到土紳劣豪之子百般凌辱逼害，她寧死也不屈從。最後許初娘含冤去世，而從軍的夫婿陳京返家後，憤而向官府控訴，亦被構陷入獄的悲慘經過。除了她發誓死後「必訴上帝知」，向仇家討回公道之外，作者盧氏也要替她「伐下山頭十丈石」來勒碑、表章節烈；磨礪三尺劍，懲處凶奸！這首敘事詩的主題，與元關漢卿的〈竇娥冤〉一樣感人肺腑！誠天地間至情至性的悲劇詩篇之一。

其次，盧詩善用譬喻手法，凸顯意象，達到諷刺或勸戒的效果。如〈桀犬〉（五古）詩云：⁵⁷

桀犬慣吠堯，於堯何所傷？假令不吠堯，於桀何所償？既飽桀芻豢，
應喻桀心腸；桀威日以熾，犬吠日以揚。桀竟南巢去，犬亦喪家忙；
無復聲如豹，祇覺膽似獐。四顧乞人憐，搖尾在道旁；叮嚀世上犬，
勿效主人狂！

本詩引用漢鄒陽〈獄中上書自明〉「桀犬吠堯」典故，以犬喻壞人身邊的爪牙，抨擊耀武揚威的「犬」輩，不顧主人所為之是非，仗勢攻擊好人。後來當主人離去，他們就成了搖尾在道旁的喪家之犬，受人唾棄。

又如〈避氛南澳，城中有虎〉（五古）詩，自注云：永曆17年〔1663〕10月22日作此詩。⁵⁸以虎喻指叛明降清的守將杜輝，描寫當時他和家人半夜設法逃離南澳，有許多避難在城在舟的百姓都被俘獻虜了，自己卻無力協助脫困的無奈心情，流露無限傷痛的感懷。而〈行路難有序〉（七古）一詩，⁵⁹由白居易〈太行路〉：「行路難，不在水，不在山，祇在人情反覆間」一語下筆，進而感嘆人心的險惡，為之膽寒。

57 李怡來編《留庵詩文集》卷上，頁8。

58 李怡來編《留庵詩文集》卷上，頁16~17。

59 李怡來編《留庵詩文集》卷上，頁17。



其三，盧氏詩擅用疊字（句），呈現排比、重疊的美。擇取數例抄列如下：

「層層寺向雲霄出，片片花從水石出。」〈同沈復齋、黃石庵、張希文遊萬石巖，次壁間韻〉（七律）⁶⁰採對比手法描寫，一則寺廟高聳伸向雲霄，擴大空間感；一則由地面湧出水花，動態具像化。

「朱紫不可別，昔知亂所生；白黑不可別，今見亂所成。」〈蘇行堯詩集見示兼有贈言，次韻酬之〉（五古）⁶¹用交錯句法表現，古時候是「惡紫之奪朱也」《論語·陽貨》，而今乃黑白不分而致亂象叢生。

「彼醉醉視我，我言詎足聽；彼醉醒視我，我乃眼中釘。」〈獨醒〉（五古）⁶²當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時，何其孤寂！眾人或以醉眼、或以醒眼看我，皆無損自我的存在。

由以上所引詩例，就可以了解盧氏詩的語言結構淺顯易懂，而蘊義深遠，具文學藝術美。

3.思想性

盧氏一生境遇波折重重，尤其是晚年，隱居在故鄉，有人猜忌、諷刺他，也被盜匪光顧過，窮苦渡日。⁶³見鄭成功不但無法與張煌言共謀復明之道，而

60 李怡來編《留庵詩文集》卷上，頁44。

61 李怡來編《留庵詩文集》卷上，頁5。

62 李怡來編《留庵詩文集》卷上，頁7。

63 盧若騰〈刊名〉（五古）：「巍巍太武山，孕毓多瑰異；警句頌山靈，標之山頭寺。我名署其後，今皆遭剝削。」意指他所撰寫，立在山上的碑文遭人蓄意破壞。又，〈唾面〉（七古）：「不見我面自不唾，感君此意頻道破。」自注：「屢有諷余巖棲者。」又，〈暴客行〉（七古）：「青燈熒熒照讀書，暴客惠然入吾廬；吾廬蕭索何所有，兩簾敝衣盡贈渠。」記載盜匪侵入屋內，他悲憫為懷，贈予舊衣物。《島噫詩》頁10、23、29。這些詩句表達了盧氏當時生活苦難的處境。

且軍紀敗壞；⁶⁴ 又清軍侵逼日益急迫，南明局勢日以危急。因此，以「島上病人·哀人」自居的他，對社稷安危、人事悲歡、民生疾苦時刻關心，卻充滿無力感，每日唯藉吟詩抒發其「噫氣」而已。憂愁之詩有之，痛悼之詩有之，憤怨之詩亦有之。我們從他關心受難百姓、懷憂情操而慷慨悲歌的詩，說明其思想上的特色。如〈冷灶〉(五古)詩云：⁶⁵

猶憶十年前，糲飯足飽噍；六七年以來，但糜亦歡笑。去年艱粒食，飢賴山薯療；今年薯也無，冷灶頻斷燒。……眾方悅諧媚，而余孤且峭。每懷杞人憂，持論中其要；以此觸忌諱，乏絕誰相弔？今年既如此，明年可預料；問余服未服？仰天頭自掉。

他生性擇善固執，直言遭忌，致生活窮困，三餐幾乎無以為繼，猶不稍改其志。詩中流露「傷哉時與命，誰肯辨賢愚。」〈荒蕪〉之歎。

又〈庚子元夕〉(五古)詩云：⁶⁶

年來蕭條景，無如今元夜；……祠門乏膏粥，宴客缺酒炙。早荒久為虐，鄰不富禾稼；加之助軍興，箕歛無等差。……悍卒猛於虎，縱橫任叱咤；晝而攫通衢，夜則掠廬舍。……復傳滿洲虜，數萬紛南下。哀我島上人，如獸在罟獲；翻羨草無知，豈憚蟲沙化！……

庚子(1660)年元夕，由於鄭成功攻南京失敗，退守金、廈，而和議不成，清軍即將來攻，風聲鶴唳，故他為金門經濟蕭條，百姓生活陷入絕境而憂心不已

64 如盧若騰〈甘蔗謠〉(七古)：「豈料悍卒百十群，嗜甘不恤他人苦；拔劍砍蔗如刈草，主人有言更觸怒。……主將重違士卒心，秦而縱之示鼓舞。」描述鄭軍放任士兵盜民甘蔗而未加以阻止的情形。

又如〈借屋〉(七古)、〈蕃薯謠〉(七古)等詩，皆斥責鄭軍擾民的事蹟。《島噫詩》頁16、17、20。

65 李怡來編《留庵詩文集》卷上，頁11。

66 李怡來編《留庵詩文集》卷上，頁14。



。也引用《禮記·檀弓》「苛政猛於虎」典故，批判鄭軍上下目無軍紀，比老虎更可怕，明奪暗搶，而手無寸鐵的可憐百姓如網中獸，無法脫困，徒呼奈何！反而羨慕小草之無知，這是多麼心酸的詩句！

其他，如〈虜遷沿海居民〉(五古)詩云：「天寒日又西，男婦相扶攜；去去將安適？掩面道傍啼。」；〈哀漁父〉(七古)詩云：「二十餘舟百餘命，妻靠誰養子誰收？」⁶⁷ 等等，即可以察知盧氏時時以庶民生活疾苦為念的思想。

他曾養馬，供出門代步。由於經濟不佳，一貧如洗，飼料不足，馬吃不飽，「消瘦剩兩踝」。因此，寫一首〈病馬〉(五古)詩，藉馬的口吻敘述，反襯出他的歉意。後來，的確養不起了，「我貧日以甚，爾饑日以逼；中夜聞悲鳴，使我心悽惻。」只好忍痛送給「愛馬人」，作〈遣馬〉(五古)詩，表達依依不捨之情。次年，吟〈舊馬過門〉(五律)，詩云：⁶⁸

別去經春夏，偶然過我門；望中生急步，立久轉悲喧。不怨貧相失，
長懷舊有恩。人情多愧爾，惆悵更何言！

連馬都寄予那麼多關懷，而馬也會感激他，此乃盧氏民胞物與精神的具體實現。

三、結論

盧若騰除了任官期間〔1640~1647〕寓居他鄉以外，大半輩子都生活在故里金門。然而，他一直心懷明朝的興亡，掛念著民生疾苦，不以個人榮辱為憂。

67 李怡來編《留庵詩文集》卷上，頁16、19。

68 以上3首詩，見李怡來編《留庵詩文集》卷上，頁9、10、39。

到最後他才不得已黯然地告別家鄉，渡海避難。友人們都到臺灣，他卻因身體不適而停留澎湖，2日後，風骨嶙峋的盧氏病逝澎湖。當時正值南明、清廷興替的歷史夾縫，幾乎沒有人留意到他的功業和文學作品的價值。直到清同治年間〔1862~1874〕，同邑林豪才推崇他的為人及作品風格說：「正氣作河山，噫氣留海島」⁶⁹。謂盧氏的詩歌長留金門，流傳後世。

就盧氏詩143首試論之，在第一、第二階段，即48歲以前所作的詩，今存並不多，大部分是隱居故里後吟詠的。因此，我們可以說盧氏的詩歌，乃「合為事而作」〔白居易語〕，皆「根心為言」，發而為詩的真感情，而非斤斤於「詩家氣格聲調」⁷⁰而已。其中以古詩出語直率自然，詞清雅潔，內涵深醇警切，最具特色。其詩風，近於中唐白居易，明暢易曉，且具諷諭的特徵。其主題多元化，呈顯時代變遷的軌跡，反映當時戎馬倥傯中的社會狀況及百姓哀怨的心聲，意象鮮明，頗具文學藝術性。於南明詩壇上，應與陳子龍、徐孚遠、沈光文、張煌言等人一樣，得到肯定的評價。

另一方面，盧氏的至交友人如徐孚遠、沈光文、王忠孝等人先後來臺後，結社唱和，普及教化，奠定臺灣早期詩壇的基礎。而他不幸在澎湖病逝後，如江日昇、周凱〔1779~1837〕、林豪、林鶴年〔1847~1901〕、丘逢甲〔1864~1912〕、林景仁等人，都陸續吟詩追懷盧氏的為人風範與作品特色。⁷¹由此，我們可以確知，他也影響了臺灣古典詩的發展。

69 林豪〈金門耆舊詩〉12首之9：〈盧牧洲中丞〉，《臺灣詩錄》中，頁845。

70 李怡來編《留庵詩文集》卷下，〈林子漢詩序〉，頁86。

71 有江日昇〈弔盧若騰〉。周凱〈勘災四首〉2。林豪〈金門耆舊詩〉12首之9：〈盧牧洲中丞〉、〈詠臺陽古蹟〉12首之1：〈軍門墓〉、〈重陽前二日同澎湖諸生遊太武山謁盧牧洲遺墓〉。林鶴年〈題盧留庵中丞遺集〉、〈訪盧留庵中丞故居詩〉4首。丘逢甲〈聞海客談澎湖事〉。林景仁〈詠史三十首〉16等懷念詩篇。



參考文獻：

【專書】

- 盧若騰著 1968 島噫詩 臺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〔臺灣文獻叢刊245〕。
- 1969 留庵詩文集(李怡來編) 金門：金門縣文獻委員會〔金門叢書之3〕。
- 1973 島居隨錄 臺北：新興書局影印〔《小說筆記大觀》正編6〕。
- 江日昇著 1960 臺灣外記 臺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〔臺灣文獻叢刊60〕。
- 連橫著 1960 臺灣詩乘 臺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〔臺灣文獻叢刊64〕。
- 林焜燝總修 1960 金門志 臺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〔臺灣文獻叢刊80〕。
- 翁洲老民著 1961 海東逸史 臺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〔臺灣文獻叢刊99〕。
- 徐鼎著 1962 小腆紀年 臺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〔臺灣文獻叢刊134〕。
- 黃宗羲著 1962 海外慟哭記 臺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〔臺灣文獻叢刊135〕。
- 林豪纂 1963 澎湖廳志 臺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〔臺灣文獻叢刊164〕。
- 1998 澎湖廳志稿 南投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〔臺灣歷史文獻叢刊〕。
- 全祖望著 1968 鮎埼亭集 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。
- 鈴木修次等編 1968 文學史 東京：大修館書店〔中國文化叢書5〕。
- 金門縣文獻委員會編 1968 金門縣志 金門：金門縣政府。
-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70 臺灣詩鈔 臺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〔臺灣文獻叢刊280〕。
- 趙之謙編 1978 明末張忠烈公(煌言)年譜 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。
- 陳乃乾、陳洙纂輯 1980 明徐闇公先生孚遠年譜 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。
- 白居易著 1984 白居易集 臺北：漢京文化公司。
- 陳漢光輯 1984 臺灣詩錄 臺中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。
- 孫靜庵撰 1985 明遺民錄 臺北：明文書局。
- 蔡平立撰 1987 增訂新編澎湖通史 臺北：聯鳴文化公司。
- 廖雪蘭著 1989 臺灣詩史 臺北：武陵出版社。
- 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編 1992 金門縣志 金門：金門縣政府。
- 王忠孝著 1993 惠安王忠孝公全集 南投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。
- 龔顯宗編 1998 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 臺南：臺南縣立文化中心。

【論文】

- 陳陸章、陳漢光 1959 盧若騰之詩文 《臺灣文獻》（季刊）10：3，頁65~69。
陳漢光 1960 盧若騰詩輯注 《臺灣文獻》（季刊）11：3，頁53~73。
毛一波 1961 南明遺詩錄 《臺灣文獻》（季刊）13：2，頁104~109。
盧嘉興 1967 『有明自許先生』盧若騰 《古今談》（月刊）30，頁10~19。
葉英 1975 公忠為國的南明兵部尚書盧若騰 《中國國學》（年刊）3，頁109~114。
施懿琳 1992 明鄭時期的臺灣詩 《中國學術年刊》13，頁203~236。

【報刊】

- 一波 1970 盧若騰的南澳詩 《中央日報》副刊，10.23。
吳言 1970 盧若騰的澎湖詩 《中央日報》副刊，10.29。

致謝辭：

本文初稿承《臺灣文獻》2位編審委員費心審查，指出誤漏不足之處，已依指示作修正補充，謹致謝忱。



